



林虹君

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行政助理。
清大中國文學系06級畢業，曾任丙戌梅竹籌備委員會清大總籌。

給清大師生們關於通識的一句話：

知之好之，樂之教之。一堂課的好壞不是決定在知識的獲取，而是無形中有某種因子深深感動了你。



頑童俱樂部

我想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張頑童般的笑臉，以及在那間教室發生的一切……

剛成為新鮮人的第一個禮拜，除了天天到計算機中心搶電腦忙著選課（那時尚未買電腦），手邊還得隨時抓著校園地圖與選課本，深怕在上課鐘聲響起時，我還迷路在校園某一角或是系館的某一區……然而，在這種種遭遇中最为悲慘的，莫過於通識課程的加簽了。

話說由於學校的選課制度在前一學期末便可選定下個學期的課程（意思就是新生只能撿學長姐選剩的），於是乎，我這新進校園的菜鳥在選課的一開始，便面臨了空前未有的搶奪畫面。只見六十個座位的教室擠了至少一百多人，未選到課的人手一張加簽單，蓄勢待發殺氣蒸騰，所謂「仁義誠可貴，道德價更高，若為加簽故，兩者皆可拋」，眼看教室內的氣氛一觸即發，讓個性溫和的我猶如進了龍潭虎穴，深恐無法全身而退……終於，老師在眾人期盼中緩緩步上講台，見了滿教室的學生似乎早習以為常，開口便道：大四優先，大三隨後，大二接著，大一稍待。我看著身旁幾位學長姐滿意極了的笑容，在他們起身往前衝的同時，我決定拎起背包往外走，心裡猜想會有多少人跟我一樣毫無選擇地只能背起書包走人，偶爾在路上遇到一樣沮喪的同學，問都不用問，便很有默契地一起把那張無用武之地的加簽單揉一揉丟到垃圾桶。

幾次挫折之後，當我正準備告訴自己這學期註定跟通識課無緣之際，便被同學硬拖著來到這堂課，手裡拿著剛印出來、熱呼呼的加簽單，我不禁轉頭發問。

「台灣民謠與文化……簡上仁……這課上些啥？……都第二個禮拜了老師會給簽嗎？」此刻的我滿肚子疑問。

「安啦，老師人很好的，雖然他有點年紀了，不過笑起來很可愛喔，而且會講一些歌曲的由來與故事，最有趣的是他喜歡抱著吉他又唱又跳，也會帶著大家一起唱喔，上課的氣氛很好呢！」同學講得口沫橫飛，儼然已經是忠實信徒了。

「笑起來很可愛？喜歡抱著吉他又唱又跳？」我開始將這位老師想像成老萊子，一個彩衣娛親，一個彩衣娛學，相同的是，兩個都是老頑童。

「唉唷！總之上過課你就知道了啦！」同學依舊信誓旦旦。我雖然有點不置可否，但也不再多說什麼。

這時老師走了進來，放下吉他，轉頭便衝著滿堂學生一笑，讓我見識到老頑童“可愛的笑臉”（嗯嗯…是挺和藹可親的沒錯），也讓我乖乖地前去加簽，於是開始了我跟老頑童一學期的緣分。

這堂課教材很簡單，一本自製的薄薄的歌謠講義，內容是各式各樣的台灣民謠，很多都是耳熟能詳，伴著大家度過童年歲月的歌曲。老頑童的

歌聲很好，吉他也彈得極棒，教學便在自彈自唱中顯現，於是老頑童帶著一群小頑童，在短短兩個小時的「頑童俱樂部」，我們徜徉在民謠中的台灣風情，也在歌聲中憶起小時候，懷念那時淳樸敦厚的人情與關懷，體會老一輩人對皇天之下后土之上的感恩與敬畏…在滄桑但溫柔的歌聲中，我彷彿赤腳踩在這片土地上，毫無保留的感受著鄉土的溫暖與包容；我在這堂課裡重溫了過往，想起小時候老人家教小毛頭們吟唱這些歌曲的用心，歌裡有著寄託與包容，為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溫柔地唱著。

然而，這堂課最重要的教材，是老頑童訴說的親身經驗與故事。印象最深的，是老頑童到花東的監獄受刑人獻唱，在那戾氣橫溢的監獄舞台上，老頑童抱著他的吉他唱著花東民謠，可是一開始並沒有人理會，那些似乎早已在殺戮與火拼中冷漠心腸與感情的兄弟們，鐵著臉瞪大眼，假裝對這熟悉的鄉曲不為所動。但是老頑童不死心，拿出他頑固的執著，一遍兩遍十遍二十遍，漸漸地有了附和的節拍聲，緩緩地傳出了歌聲，歌聲越來越大，回蕩在封閉的監獄中，滄桑而動人……說著這故事時，老頑童的眼中仍留著些感慨與不捨，而教室裡室靜謐無聲的，豈只是因為歌聲而感動的，應是喚起了心中的某個共鳴，太過震撼而難言的吧！

老頑童的歌裡有生命，有溫情；

他的課堂上不只教唱歌，更教人生。他用歌寫體會，寫歲月，他用歌唱出感動，唱出傳承；在他的課堂上我不只是學生，亦是晚輩，他教會我的不只是歌曲，也不只是歌曲的流變與知識，更多的是叮嚀與教誨，了解後的感動與體會。在「頑童俱樂部」裡，小頑童們跟著老頑童成長，老頑童認真說著「萬物靜觀自得，知識俯拾即是」，小頑童則有模有樣地學習將心柔軟，將胸懷深遠，將視野開闊；在「頑童俱樂部」裡，他們一起唱，一起笑，一起他們兩個小時的唱遊人生。

廣告說著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，反觀我們的教育卻漸漸失去溫情，但我慶幸的是，我曾是「頑童俱樂部」的一員，尚有著一顆溫暖善感的心。偶爾會路過，看見老頑童神采奕奕地抱著吉他唱著，看見小頑童們開心地和著，看見「頑童俱樂部」依舊門庭若市，總會心一笑地轉身，讓曾經美好的回憶陪我漫步離開，而我心裡的「頑童俱樂部」，仍繼續著唱遊人生。